

新生活運動與中華公教進行會

于 斌

四月十八日下午，于斌博士因事路過首都，新生活運動總會秘書閻寶航先生特請其在中央廣播電台廣播講演，于氏因拈此題，將公教進行會之意義，與如何關聯新生活運動，作剴切詳細的說明，對於中華民族之復興，新中華之建設，中華公教三百萬信友，皆願努力工作，期對以上各種事業，皆有所貢獻，並誓願努力實現公教之真精神，以促進新生活運動之成功。編者因徵得于博士之同意，將其演詞在本刊披露，希讀者注意閱讀焉。

一 前言

新生活運動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把禮義廉恥的實際，表現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裡面，滌除國民不合時代的，不適環境的習性，促進國民生活的合理化，『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以恢復我民族固有的道德，且進一步去發揚光大：這種運動滿可叫做道德本位的運動。

中華公教進行會本宗教的立場，提倡道德，確認道德的價值，超越時空，個人的向上，民族的復興，世界的大

同，都脫離不了道德的因素；於是積極宣傳教義，建立正確的宇宙觀，人牛觀，以鞏固道德的基礎，使會員們心安理得，在任何變動不居的環境裏，可以應付裕餘，操守堅定；且能推己及人，影響社會，製造成良善風氣：和新生活運動化民成俗的宗旨，若合符節，殊途同歸。

新生活運動，痛心於我民族醉生夢死，酣睡於自私自利個人主義之中，將做時代力量的犧牲品，於是大聲急呼，喚起民衆，以勞動為本分，以服務為目的，不惜自己血汗，扶植自己國家，不畏艱危，不辭勞瘁，這種精神正和

公教進行會利他犧牲的主張相脗合。

耶穌降生以服役爲本色：「役於人，非所以役人，」這句福音訓誡，不知興奮了幾多聖賢！天主教忠實信徒的傳記，簡直就是闕闕烈烈可歌可泣的服務史，中華公教進行會爲實現甚多的教誨，並追效前賢的芳型，決不敢自暴自棄，故步自封，所以宣揚真理，救濟貧病，提倡教育，安插失業，增加生產，促進文化，凡力之所能，勢之所可，無不慘淡經營，以造福社會。

提倡道德，注重服務：新生活運動與公教進行會既屬志同道合，那麼攜手同行，共策進步，自是理之當然，情難瞻顧，不過「惟相知，始能相助」不揣淺陋，特把中華公教進行會的意義，現狀與展望簡略的介紹一下：

二 中華公教進行會的意義

公教，就是天主教，以引人認識並愛戴造物真神，以淑己淑世爲宗旨，傳入我國已經幾百年，明代歐洲教士如利瑪竇等且爲介紹西洋學術的要人，我國進教的名人，如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瞿式耜，也都是留芳後世，令

人追慕欽仰。時至今日，信仰天主教的，以量數說，已有三百數十萬，以地域說，南至瓊島，西至伊犁，北至嫩江，東至於海，百二十二個傳教單位，已瀰漫全國。惟教士方面，雖發揚踴躍，捨己利人，而教民方面，却只有個人的傳教成績，缺少集團的服務組織，工作效率難免低下，爲圖謀補救，二十幾年來，教中優秀份子，頗有組織團體，力趨積極的嘗試，民國十七年八月一日，世界天主教總領袖·羅瑪教宗庇約第十一位，對華通電，除表示對中華民族的敬重及關心外，特別訓令各傳教區領袖，「着手組織並發展公教進行的工作，以完成傳教事業」好能使「公教的男女信友，尤其是可愛的公教青年，用他們的祈禱講說和動作，來促進祖國的和平，繁榮及發展，」並且勸告他們輔助全國教士傳揚耶穌的思想，把因公教仁愛精神而產生的個人的或社會的幸福，力求普及，這個電文到中國以後，政府方面由外交部回電致謝，公教方面，尤其熱烈奮興，全國響應，絕對接受這世界四百兆教徒總導師的勸導，於是急轉直下，公教進行會由嘗試而正式辦理，一九三二年，即民國二十一年竟能得到羅瑪聖座正式批准的組織大綱，去年九月八日至十五日，又能在上海召集全國代

表大會，由教宗駐中國代表蔡寧總主教親臨指導，出席各教區領袖數十人，教民方面，各省區特派代表亦二百餘人，聚教士教民領袖於一堂，共商傳教與救國的大事，那次會議實在是打破紀錄，聽了這個史的敘述，諸位當然知道中華公教進行會是中國信仰天主教的人們所組織的團體，在教宗和國內各教區領袖教士指導之下，本宗教的立場，去宣揚真理，提倡道德，以造福社會，復興民族，雖非經濟組織，却可救人疾苦，利用厚生；亦非政治集團，而以愛國，負責，守正，吃苦的精神，教導會員，使能善盡公民的義務，總而言之：公教進行會的意義，不外公教信徒本善與人同，淑世救人的思想，應用集團的力量，來推進公教的社會服務，使個人能善生福終，社會能日臻康寧，民族進步，世界大同。

三 中華公教進行會的現狀

從組織方面講：中華公教進行會既是為推廣天主教信徒的社會服務，本『當仁不讓』的古訓，自然不分男女長幼，都應盡力參加，於是有男子部，女子部，青年部的成

立，二十五歲或三十歲以上的男子，入男子部，二十五歲或三十歲的婦女，入女子部成年組，其不滿上述年齡者，入女子青年組，不滿二十五歲或三十歲的男青年，入青年部，而青年又因職業關係，分勞農學生各組，全國百二十個教區，都可遵一九三二年羅馬聖座批准的組織大綱成立三部的各組會，惟每教區須組織公教進行會三部的指導機關，名公教進行會某部某某教區指導會，直屬各該部的全國指導機關，每教區三種指導會遇着共同工作或不是一部份單獨所能辦的事業，可聯合討論進行，於是產生某某教區公進總會，溯而上之，在同樣情形之下，又產生中華公教進行會全國總會，此種指導與聯絡制度，俗稱『縱六橫二』每部各有指導會，二三如六，各部指導會有教區聯合，又有全國聯合，一加一等如二，超越縱橫線的組織，尚有學術研究部與社會事業部，這是因為文化與社會事業的重要，故別立系統，和前述男子女子青年三部共組成中華公教進行會五大支，所以我們的公進會是包括五部的一個大集團，這個集團，因為我們實行重質不重量的原則，所以自民國二十三年改組以來，人數不過數萬，好在各方領袖，現正積極訓練，二十年以後，實力必有可觀。

講到工作方面，公教進行會格外注意傳教，慈善，教育與社會事業，至論成績，以上海為最好，其他如北平，天津，太原，漢口，廣州，香港，澳門，各都市亦有蓬勃氣象，農村方面，在相當範圍內也有引人注意的進步，不過直接或公教進行會獨力主持的工作，現在還沒精細的統計表可以報告，至於全國公教進行會會員簡接或助成的工作，其數字却頗堪稱贊，據上海士山灣印書館最近出版的中華全國教務統計，去年一年內新領洗入教的有九萬六千人，幾乎等於日本全國教友的總數，（他們只有十萬三千二百七十一人）：這是佈教方面的收穫，慈善方面，全國有公教孤兒院四百零五所，收養孤兒與棄嬰十萬，醫院與安老院共二百三十三所，收容病人及老人九萬六千，施診所九百三十九處，施診九百八十萬次，教育方面，大學，中學，特種學校，小學校，共一萬五千九百九十六所，有學生四十二萬，社會事業雖尚無整個統計，約亦不落人後，如貧民習藝場及各種合作社，對國人生計多有補助。

四 中華公教進行會的展望

進行會是教士與教友携手合作的團體，雖過去不能說毫無成績，然而該辦的事還是不計其數，所以去年九八公進全國代表大會出席的教士與教民共同討論今後應興應革的事項，通過決議很多；今年春季，這些決議案又經 教宗代表蔡寧總主教批准，認為合乎實際的需要，而且發表書面的談話，諄諄勸勉，決議案說來頗長，我現在只把上海大會閉幕那天的宣言，報告幾段，做我們對於中華公教進行會的展望。宣言節略於下：

「茲值會議即將結束之際，環視國內，遠瞻未來，有不得不為國人告者，謹掬至誠，說明本會之立場，瀝陳本會志願，以冀博得國人之瞭解與同情。

關於本會自身者，公進之活動既具有團體性，必須使其組織嚴密而普遍，欲其普遍，斯須省市城鄉以至於村鎮，均有男子，婦女，青年，各部之設立，欲其嚴密，斯須全國指導會對於教區指導會，推至教區指導會對於各分支會，皆有清晰明瞭之系統，互相聯屬，此外尤當着眼於公進基金之募集，以謀會務進行之順利，必如是而後基礎穩固，可以齊整步伐，向前邁進此其一。

尤有進者，團體之健全，有賴於份子之健全，公進會

員，必須洞悉我教博大精深之教義，瞭解國家社會目前所處之環境，而於個人之內修生活，社會生活，尤宜以超性精神充實之，以達公進會員獨善其身，兼善天下之雙重目標，此其二，關於公進將來工作之綱要，亦可約略言之：

其一、本會之傳教方式，務求多方面之革新，以適應現代人類之心理，與夫現代社會之需要，例如新聞事業，廣播及電影等皆為吾人不可忽視之良好工具。

其二、教育為立國之本，本會堅信含有公教精神之教育，實為提高國民道德，復興民族力量的因素，故對於兒童教育，青年教育，婦女教育，民衆教育，尤其滅除文盲之識字運動，皆為本會所應協助政府努力促進者。

其三、文化為民族命脈之所繫，亦應防止其墮落，例如近時國內出版界之荒誕，頹廢，已隱伏亡國滅種之危機，滌蕩廓清，責在吾人，而介紹無國界性之向上的公教文化，以起民族之沉疴，則國事非無可為也。

其四、慈善事業原為我公教之傳統事業，以及其他殘廢院，養老院等，種種救濟事業頗有長足之發展，此皆我

公教仁愛精神之表現，今後所應努力者，厥為是項事業之合理分配與平衡發展而已。

最後，值茲世界經濟衰落，我國農村破產，災荒頻仍之秋，本會分宜輔助政府，並協同其他社會團體，致力於農村經濟之復興，合作運動之推廣，以及其他救饑拯溺諸工作。

上述諸端，皆本會今後所懸之標的，非賴上主助佑，固無以竟全功，而國人之瞭解同情，亦為促進之動力，故本會懇摯呼籲，深盼全國父老昆季，諸姑姊妹，予以切實之指導與扶助，俾本會之能力，得有儘量發展之機緣，對國家社會前途，更有所貢獻，公教幸甚！中國幸甚！

諸位聽完公進大會的宣言，對中華公教進行會的立場，當然更加認識，同時和我同信仰的同胞，因我這番含有代表性的講話，對新生活運動的意義，或可越覺清楚，益加敬重，惟有不瞭解新生活運動的人，才對他冷嘲熱諷，我們知道新生活運動並不只是提倡整齊清潔，他是深植教育心理，先易後難，由淺及深，自外面內，再誠中發外，

以實現道德理想，建設比較合理之人生，孟子上說：「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所以提

倡禮義廉恥，以促成優美風化，實在是救亡的基本工作，天主教信徒認愛國是良心責任，怎能對這關係遠大的運動，袖手旁觀！全中國三百萬教胞啊！請你們努力工作吧！



亞洲最古的文化圈（註一）

W. Schmidt 著
蕭師毅 譯

Ethnology 一詞，普通多譯作人種學，似屬失當。因 Ethnology 為研究民族文化之科學，並非研究世界人種之科學。史密特博士在輔仁大學講演時，曾論及此點，本文之譯作民族學者，即本此意。

本文為史氏出外講學時，在戈登堡大學之演詞（見註一），原文曾刊載輔仁大學華裔學誌第一期。文中所言，悉以歷史文化法為根據，以證進化論之謬。史氏素注意於中國及遠東之文化，且為歷史文化法之領導者，以此中人而言此中事，自是另具隻眼。

譯稿完後，承輔仁大學顧教授（Prof. Koester）於百忙中，詳細校對一過，謹此誌謝。

譯者附誌

目次

甲：緒言

一，文化概論

二，最古的文化

乙：亞洲為原始文化的祖國

一，美洲的原始文化

二，澳洲的原始文化

三，非洲的原始文化

四，歐洲的原始文化

五，亞洲的原始文化

丙：亞洲為初期文化的家鄉

一，牧畜的初期文化

二，高等圖騰獵者的初期文化

三，地產母權的初期文化

丁：亞洲第二三期的文化

甲：緒言

一 文化概論

爲避免對本題的誤會起見，在開始的時候，有兩點必須解釋，即『文化圈』與『最古的』。因爲這兩個名詞，都是很容易使人誤解的。按近來根據歷史文化法的民族學——尤其是按拉最爾(R. Ratzel)而言：文化是因腦力而理智地與有目的地使物質成爲各種形式，社會關係之組合，思想在文字中的表現，及身體的舉動。以上所列的，每項都是內靈的一種外現。如此說來，每種工具，與用以作工或保全生命的器具，以及自護的方法，如建築物服御品等，都是文化的要素。所以家庭生活規略與私人財產法，人類權利與文學作品——不論那種文學，簡單到什麼程度——等等，更應看作文化的要素。以文化二字作如是觀，世界上就無所謂沒有文化的民族；而『自然人民』一詞，也就永遠不能應用於：毫無文化而處於純粹自然狀態中的人們。

進而言之，一個部落的文化，不止在此；並不只是幾個文化的原素，湊巧地碰到一塊——那種原素，在其他的部落裏，也許有點不同，然以其湊巧的組合是一樣的。反是，真正的文化，是特具組織性的。這就是說，無論怎樣，那種文化，應當滿足人類各種根本的需要——事業，社會，

道德，情感與宗教等，假使這些需要，有一件不能滿足時，那麼那個部落，終究是不能繼續生存的。在另一方面說，若是對於這些需要的滿足，比較圓滿的話，生活力也就更大。本『有組織的整體』之義，我們可以說，值得各爲其部落的，不能是沒有文化的。

最後，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能滿足人類某種需要的文化圈，不僅是能滿足某個部落的人類需要，而且這種滿足的狀態和方法，是以統一的方式爲其基礎。這種統一的方式，是因自然環境與經濟狀況，以及人民之宗教的或心理的組織而形成的。這些影響的外現，即是上述統一方式的證明——所有文化的要素，都是自己宣告說：『我們是屬於某單個文化的。』這種方式，不僅包括某個小部落，常是包括一個部落團體，甚至於好些個部落團體。這種能表現有組織個性的而自足的個體，我們把牠叫做『文化圈』(Culture-circle)。牠是依賴自己而閉關自守的圈兒，同時也是自足的個體。

二 最古的文化

假如我們要談最古的文化，其含義便是民族學上的。我們不要弄錯了，以爲是按着進化的含律，來定斷文化的

年齡。這就是說，不應按文化中原始程度的高低，來定斷其年齡，因為這種定斷，是些主觀的見解，是價值的評判而已——決不是科學的結論。（譯者按：所謂按「文化中

原始程度的高低」是說：民族學中的進化論者，以為最低級的文化，是出現得最早的，然後陸續地而浸淫地進化，最後便達到今日的高等文化。所以他們——進化論者——

定斷文化的年齡，是依文化原始程度的高低為轉移的。然而上述的主張是不對的，因為歷史文化法，給我們證明了：許多原始文化中的成分——如宗教與一夫一妻制等，後

來不但沒有進化，而且退化了。所以我們不能以文化之高低，來斷定其年齡。）所以我們的第一步，是要研究單個的文化成分與整個的文化圈，在建立其歷史的關係以後，我們就可以用歷史文化法的定律和程序，來定斷這些文化的年齡。這種整個而想得周密的系統，要讓我在這篇短文裡，把牠的定律和程序，都解釋得清清楚楚，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在拙著比較宗教史大綱中（註一），對於上述的定律等，有個簡短的敘述。

「最古的」一詞，有絕對相對兩義。以相對之義言之，一個文化圈，也許在某地，某洲，或一洲的某部份是最

古的。以絕對之義言之，某個文化圈，在全世界都是最古的。談到亞洲的文化圈呢，我們可用絕對之義，因為在整個人類中，這些文化圈都是最古的。

我們將要談到的文化，是經過歷史文化法論者實際的調查，認為事實上是全世界最古的文化。那就是鄙人所謂的『原始文化』（Urkulturen）門興（Menschin）所謂的『古文化』（Altkulturen），與客倫（Kern）所謂的田獵文化（Wildbeutekulturen）。以經濟的立場言之，這些文化的主人，還住在尋食時期，這就是說，他們的飲食服御等品，是依大自然的供給為轉移的，在此時期內，他們還沒有從事於準備自衛或生活的必需品，如耕種養畜等是。以社會的立場言之，那時就有一夫一妻制，而且頗佔上風，並無所謂母權與圖騰。關於宗教，我們發現他們信仰而且崇拜一位天地間的大神，這種信仰，是道德所影響的。經濟上的勞役，也因性別而區分，並且丈夫與妻子間的工作，是非常平等的。做丈夫的，以田獵來準備桌上的肉食，妻子便採集些植物來當素菜。夫妻兩人都得去捕魚，不過，妻子普通是捕小一點的魚。這種原始文化，是仰賴於大自然的。因為自然界的變化，我們當然可以想見此文

化中，變化的可能性，雖然其主要的形式是一樣的。

從此，進一步的發展，便隨着時間而各自進行了。即食物的生產，是自己管轄，自己增加與保存。這裏便是各種頗不相同的文化趨向，要出現的時候。這些本質上的差異，便是後來人類進展的一種主要基礎。所以我們把這種比較發育了一點的文化，叫做『初期文化』(Primary cultures)，門興叫做『莖幹文化』(Stem-culture)，鄙人倒也同意，然而客命却用與高級文化相對的『低級文化』一詞這是鄙人不能贊同的。有些地方，妻子採取植物的行動，進而為栽種植物，於是母權的『園藝文化』(Hackbau-Kultur, horticulture) 開始了，妻子便成為私有財產的第一人，這是提高她做女族長的基礎。有些地方的田獵活動，進而為合理的飼養家畜，於是男性族長的牧畜文化(Grosshirtenkultur)，便建立起來了。但是有些地方，用不合理的方法，以控制動物的飼養與應用，於是產生父權的圖騰文化圈(Father-right Totemistic culture)

也許有人要問：為什麼在男性文化的進展上，有合理與不合理的區別，而在女性方面，却只有一種文化進展呢？答案可以這麼辦：雖然在女性方面，文化的進展，沒有

那樣的紛歧，然而合理的園藝文化，常與不合理的不思想和行動混在一塊：受動方面是迷信預兆，主動方面是用血及其活力來肥沃田園。

有以上的準備，我們可以談談亞洲了。因為以上所說的文化圈 原始文化與初期文化，都是我們所謂『最古的文化』。在亞洲所找得到的，大概也是如此，鄙人今天所要談的也在此。

亞洲在大陸中之超越的重要性，因此一下就顯出來了：第一，實際上亞洲是根源之地，人類之母 (Mater humanitatis)，民族之大母(Magna mater gentium)，所以這就是原始文化的誕生地。第二，亞洲也是那三種初期文化的祖國，因為此三種文化。會根本地影響人類文化史之進展。鄙人的講演，也因此而分為三了，

乙：亞洲為原始文化的祖國

我們說亞洲是原始文化的祖國，事實上，也就等於說亞洲是全人類的祖國，因為真正無文化的民族是沒有的。進而言之，我們決不能用直接的方法，來探討人類實在最古的文化，僅能簡接應用，在尚存的原始文化中所得的結

論，來定斷實在最古的文化。這種結論告訴我們，實在最古的文化，是在亞洲產生的。

我們可用消極的方法，先檢查其他的大陸，來證明我們所說是對的。

一 美洲的原始文化。

美洲原始文化的年代，比較是年幼一點，這是最容易證明的。大部份的發現家，都認為人類是在新石器時代的開端，移到美洲去的，或謂最早的也只能在最末的間冰期中。這次移民，是從白令海峽（Behring Strait）進去的，因為那是脆弱之航行器（筏與皮船）的唯一可能而合式的路。巴黎的里威教授（Prof. Rivet）說澳人曾橫渡太平洋，在火地（Tierra del Fuego）上岸，以船行的眼光觀之，簡直是不可能；至於他用來維護自己理論之語言上的證據（註三），在我看來，也是靠不住的。但依大地質學家的意見——例如波恩城（Bonn）的斯泰恩曼（Steinmann），却說白令海峽在舊石器時代的後期，並不是島嶼的鎖鍊，都是大陸的橋樑，最小的地方，也有現在的法國那麼廣大。那時的氣候，也不是北極性的，却是一種草原與森林性的。根據宗教歷史神話學的理論來說，鄙人以爲向

美洲最早的移民，尚在舊石器時代的後期（中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的最短期，人類已進到亞洲的東北部——北京人的發現，即是證據。這點也證明鄙人的意見是對的。雖然我們以爲人類是在舊石器時代的晚年到美洲去的，不過那還是一個比較晚近的時代。

在另一方面說，南北兩美，都顯出一些原始文化的民族，那是從亞洲的東北部，經過白令海峽進去的。所以在舊石器時代的前期，這些原始文化，應當是早在亞洲的，因為在氣候上，那時亞洲比較佔優勢。這個團體包括：在南美的，是極南火地的部落，與中巴西裏的格答布雅（Gen-Tapuvva）的部落；在北美的是兩大部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中北的印第安人，靠西的余幾嘉多（Yuki Kato）是比較老一點的團體，而東部的門都文都（Maidu Wenu）却是比較年幼的團體。比較老點的厄剛金人（Alconkin），加里布愛斯基摩人（Chukchee Eskimo）與其最年幼的沙里族（Salish）。這些部落，在最初的時候，都不知道什麼是圖騰與母權。他們的社會秩序，是維繫於組織不嚴而單個的家庭，與剛開始的酋長制。關於宗教，他們對於一個最高的神明，有很顯明的信仰。除了有點迷信的根苗以外，

崇拜自然與祖宗及萬物有靈說等，都是找不到的。這種宗教——尤其在最古的地層裏——是因幼年男女之入族禮所傳下來的。北美的宗教，在較古的時代，尤注重造化觀念，並以之作入族禮與部落節慶的基礎。

二 澳洲的原始文化

澳洲也不能正正經經地，認為是原始文化的祖國。統而言之，在澳洲與塔斯馬尼亞（Tasmania）的發現，沒有比芒斯鐵里（譯者按：即舊石器時代間冰期之文化在法國芒斯鐵里地方所發現者。）期（Mousterian Period）更早的。發現中比較古點的形式，都是散散落落的。人類學上的發現，最古的是尼安達他式的形狀。民族學上的原始文化，只能在極東南的部份，才可以找得到，而其他的區域，都被圖騰與母權的部落所籠罩。後者中，即常為人所討論的亞蘭他（Aranda, Arunta），多被人——尤其是法國丟克海姆（Durkheim）社會學派——看作許多社會與宗教之歷史進化論的基礎，然而他們並不能給你什麼原始文化，只是澳洲最幼的地層而已。

澳洲東南部的原始文化，也帶了些圖騰與母權的混合色彩，而且比其他真正原始文化裏所找得到的，還更濃厚

。從他們的宗教上，就可以看得出來，因為自然神話與崇拜祖宗等，都比較地佔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後來的部份。犧牲在其敬禮中是完全沒有的，祈禱也不普通，然相似補償品與染有宗教性的入族禮，是非常發達的。關於塔斯馬尼亞人的宗教與文化，可惜毀滅得太早，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很能把牠們列入原始文化之中，却不能把這種文化的性質，更肯定的指示出來。

三 非洲的原始文化

根據近年來在非洲東南兩部的發現，而站在先史的立場來說，對於原始文化之祖國，非洲真像是一個最有勢力的勁敵。不但很古的尼安達他式的遺骨，是在布洛干希爾（Broken Hill）發現的，他的年齡，真不能確定地指出來。（註四）而且還有智人（Homo Sapiens）的遺跡，也在阿多瓦（Oldoway）的唐岡依嘉區域（Tanganika）內發現了。他的年齡，是超過或與北京人（註五）是同時代的。在根雅（Kenya, Kavironda）維多利亞湖（Victoria Lake）灣內，李克君（Mr. Lakey）他發現了其他的遺物——智人的顎骨，按李氏的意見，其年代也是超過北京人的。（註六）很難找到的或完全失落的尼安達他式的

類，在矮人的部落裏還可以找得到。但是矮人仍存着智人式的寬額而無凸出的眼眉，這點是很應當注意的。然而從整個的問題看來，非洲只能炫耀於一時，因為在東非找到了這些最古人物的發現家，馬上就以此溯源於亞洲。從非洲大多數地方的缺少連貫性，與其離正道的位置，先天地（a priori）我們就可以說，原始文化之發源於非洲，是沒有蓋然性的。

依民族學而論，在岡果河（Conko River）的折彎處，加邦（Ca bon）與喀麥隆（Cameroun）的矮人裏，和近吉吾湖（Kiwu-lake）與內岡果河之已混合的巴特瓦（Batwa）巴克瓦（Bacwa）矮人似的部落與比較晚近的地層裡（和屬於後者的布士門（Bushman）民族，無疑地還有一種很古的原始文化。這些非洲矮人與亞洲矮人的密切關係——亞洲的矮人，無疑地是矮人中比較年老一點的——當然能表現亞非啣接之所在。

四 歐洲的原始文化

唯一的勁敵，只有歐洲了。在過去長時期中，都認為歐洲在文化年代上，彷彿可以戰勝亞洲，因為尼安達他人的遺物，不斷地多在歐洲發現。事實上幾時尼安達他人可

以算作人類中最古的民族，歐洲也就可以稱為原始文化的祖國。但當發現了還有前於尼安達他種的人時，歐洲的這種聲譽，才逐漸的消沉下去。此後先史的文化研究，不僅限於歐洲的小範圍了。許永以前，地理學證明歐洲不過是巨亞洲的一個大半島與最西的一條帶子而已，於是先史學與民族學，也就隨之豁然開朗了。因為這半島上複雜的地理變化，許多東方（亞洲）的文化，都移殖到歐洲來了，而且發展更大。誠然，正因為這種複雜的發展，到了最高點，所以民族學上的原始文化，在歐洲差不多完全沒有了。必爾根人（Pitdown-man）很可能的，就是他們的代表（註七）

五 亞洲的原始文化

最後說到亞洲，我們發現亞洲的人民，在人種學上的年齡最老，她的文化，自然也應當是最老的，這種結論，是超越一切歐洲與其他尼安達他人的北京人，給我們建立的。北京人是屬於第四系的最初期，石器時代最古的階段，那時的石器，還得借用從前應用最廣的骨角器具來補助。這種骨角文化，其近傍並無石器與其相伴，所以他本身就是比較古的。北京人的整形，使人類學家奮勇地宣告：長期劇烈爭論的爪哇人（在地尼耳——Trinil——所發現

，該地與印度尼西亞——Indonesia——諸島嶼，為亞洲的多島洋，只是初民的一種，雖然他的用具還沒有發現。

民族學上的原始文化，在亞洲所經歷的命運，差不多和歐洲的是一樣的。後起的高等文化，不是完全毀滅這些最古的文化，便是把牠們混在一塊，至到使人不能認識的地步，或者是把牠們拼諸遠方。原始文化在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的高等文化，西亞的居間文化，和東亞的中國高等文化的興旺之中，已經完全消失了。在亞洲其他部份，這些最古的文化，已被逐至極北與極東北，和極南與極東南的領域中了！

在極北與極東北的地方，有所謂北極的文化，內括：初芬蘭拉伯蘭人（Pre-finnish Laps），沙木崖人（Samoyeds），北銅古人（Tungus），哥爾耶人與倭奴人（Koryaks & Ainu），和現居哈德遜濱（Hudson Bay）之北美加里布愛斯基摩人。有些北極的文化，已進展到牧畜的初期文化（Hirtenviehzüchter），如沙木崖與哥爾耶人；有些——尤其是矮奴人——却受了母權的影響。但是這些文化中，並無所謂圖騰主義，崇拜自然與祖先，及萬物有魂論等等；却有組織簡單的家庭（Grossfamilie），一神的宗教，

而且有最古的地層裏，還發現有舊石器時代前期的骨骼文化，這些很足以證明，他們是真心的原始文化。

在亞洲東南的領域中，所發現的原始文化，有亞洲的矮人——即是安達馬尼人（Andamanese），麻刺甲島（Malacca）上的西門族（Semang），菲律賓的似黑人（Melanos)——比較年幼的地層，即與其有關之錫蘭島的達族（Veddā）與南印內一些還不很認識的布士（Bush）部落。依整個言之，這些南亞的原始部落，所表現的民族性，與北極的文化是一樣的。自然因為熱帶環境的關係，差異是免不了的。無石的竹木器具，不但是亞洲的矮人有，就是非洲的矮人也有，因此我們現在還可以找到舊石器時代初期以前的——即先舊石器時代或石器時代的一些原始文化的遺跡。

關於北京人之精神的或社會的文化，目前我所知道的很少，然而這點很少的智識，都與原始文化的要素非常相合。那種很佔優勢的骨角器具，即表示他與北極文化和漢德爾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註七）的文化，有相關的地方。至於其他的成分，他也表示與東南澳人和矮人的文化有關。直到今日止，在周口店所發現的，只有腦蓋

骨和顎骨，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這點使我們想起安達馬尼矮人與澳洲東南的苦奈苦林人（Kunai & Kulin）的習慣來，他們常把死者的腦蓋和顎骨，掛在自己的項上，當作紀念品。這些原始人，不但怕鬼怪和死者，反而將他們的遺骸——尤其是腦蓋骨——帶在身邊，使生者對死人的懷念，常是蘇醒不寐。益都里（Iuri）的矮人，也不怕死者；他們不避開墳墓，而且把牠保存得秩然有序，至於死者的遺物，他們也保存起來。加林哥（Kaling）的真黑人，向他們的死者說：回來吧，不要在你住的那地方再停留了！（參閱史密得著 Der Ursprung der Gottesidee, Vol. VI P. 227）。

其他大陸的原始文化，都密切地與亞洲的兩種原始文化連繫着。所以與北極的文化，一切美洲的原始文化，矮人的原始文化，和其餘新幾內亞（New Guinea）與新布列得斯羣島（New Hebrides）的矮人，也都密切地連繫着。與澳洲東南的原始文化所接觸的地方，現在還不知道一定。然而這種文化，與美洲極北的原始文化所接觸之點，却比與矮人的接觸，更密切得多。假如姑以爲：美洲北極的原始文化集團，從前是在亞洲的東北部（但是比現在更

南些，也許是北平之北。）那麼，澳洲東南方的人，與這文化團體所接觸的時間，好像比矮人爲長，因爲矮人那時遊居西南，是與此人頗大集團之首先的分居者。

丙：亞洲爲初期文化的家鄉

假使亞洲的原始文化，現在已經分開了，而且被壓迫地分到極北與極南的領域中，那一定是初期文化期文化所形成的。因爲這些文化，都有來源，而且於現在居間的地域中，已經自己發育了。

我們先看看那兩種受男性影響的初期文化。而兩種初期文化，是男子在原始文化中，經濟活動之進一步的發展即所謂以田獵來備辦食肉。我們已經說過，這種男性的原始活動，後來自分爲：甲，游牧的家畜文化圈（Hirtenviehzuechter）是對動物一種合理的適應，因而形成一種合理的適應，因而形成一種真正的牧畜文化（Herdenvirtschaft）。乙，圖騰文化圈（Totemistic culture-circle），是對動物一種不合理的適應，由此適應，力求影響其繁殖。

一 牧畜的初期文化

關於牧畜的文化圈，在拙著民族與文化（Voelker und

Kultur) 中，曾下過初次的定義（見原文本一九四等頁。那是世界大戰前編成的，（註八）到一九二四年才出版。）按此文化圈之純社會的構造，鄙人那時把牠們叫做「父系大家庭文化圈」（vaterrechtlich-grossfamiliärer Kulturkreis）。其經濟情狀——即飼養家畜的情狀，最初爲哥柏爾氏（W. Koppers）在同書中五〇二頁所描述。後來我們的弟子弗洛爾（F. Flor）在其家畜遊牧文化（Hausiere und Hirtenkulturen）中，（註九）又詳細地敘述了一遍。

關於這個文化圈，我們能確定地指出牠們發源地，初期發源地，及產生與發揚此文化圈的民族。牠的發源地，是南西伯利亞廣大的平原，與阿爾泰山（Altai Mountain）的東西北等地。

北方的薩木依人（Samoyeds），開始養鹿，東西的土爾其阿爾泰人（Turko-Altian）開始養馬，嗣後便伸展到亞洲的草原裏去，與靠東的蒙古人和滿洲人，及西藏北方的一些部落。

西方自鹽海與裏海的北方草原再回轉俄羅斯的南部，印度日爾曼人，從土爾其阿爾泰人那裏，學會了養馬。在南部與印度日爾曼人交界的初閃族舍族人（Proto-Semites

-Hamites），那時是否已經知道養馬，現在無論如何，初閃族舍族人的飼養法，是印度學來的，而印度日爾曼人，又是從南部的土那裏學來的。在土爾其阿爾泰人中，這種文於養馬的。

牛是從南方來的母系文化中來的。因着把牠看作一隻月神話的動物，因此馴養起來（tamed），但是並無繁殖（Not bred）飼養原初是應用到馬身上，其次西藏犏牛，最後土爾其南部的發展，只佔一種次要的地位，曼人中，所佔的地位，却比較重要，最重要族（Semato-Hamites）

養駱駝——背有兩峯的動物，也許是土，然後傳給塞姆哈姆族，但並未傳給印度日塞姆哈姆族，就應用此原則來飼養單峯的駱

因着對獸羣的投資——漂遊式的資本：時間與空間的征服；更因住在廣大的草原由一望無際，於是這些遊牧人民，就成爲一種。他們以其最善的方法，保存了原始文武由

時因為東南區的冰河關係，在整個舊石器時代中，把他們從人類的大集團隔開了，因此他們的特性，也能不受外界影響而自由地發展起來。

名民族學家暨方法論家雷布約(Graebner)，以為家畜文化可溯源於圖騰文化，因為過去的好幾年中，他都很反對為遊牧民族另創一文化圈。翁德(W. Wundt)也是這種主張，弗拉崔(Fracol)起初也這樣主張，可是現在他也承認找不到正面的證據了。雷布納告訴他的弟子里布爾博士(Dr. Trimbom) (里氏後來又告訴我)說鄙人的意見，終久很可能是站得住的。但是雷氏的觀察，也很有其道理在。事實上，這兩種由男性領導的文化圈，大有其共同處，因為都是從先有根源來的，即與動物有密切的關係。牧人的帳篷，與圖騰獵者的茅舍，都是圓錐形的，二者的牆與屋頂也有區別。他們都用矛槍與短劍，但是遊牧民族，因為日在廣大的荒野中漂流，也用製作完善的弓，與圓形的盾牌。父屬宗系與男性酋長制，都佔着主要的位置，因為進步的發現與發明，都是男子的力量。在遊牧民族中，大家庭佔優勢，在圖騰文化中，却是家族與部落。然而二者中，女子都失掉了她們的地位，在圖騰文化中，女子簡直

是不足輕重；在遊牧民族中，女子在有了許多孩子以後，才能恢復其重要性。

遊牧文化與圖騰文化的主要分別，是在他們與動物的關係怎樣，同時也在於住所上的特性怎樣。遊牧民族所住的廣大草原中，只有那些生活於大羣中的動物，在那裏漫遊着。事實上，飼養家畜，也只好在這類的動物身上着手，因為養畜的最大困難，是保持動物的天然繁殖，這種繁殖的成功訣，第一是把牠們圍在一個廣大的場所裏，使牠們還能多少享受點自由，因而能自然的繁殖起來。然後這種範圍，可以慢慢地加以收縮。由於草原之廣大與獸羣的衆多，在遊牧人中，各方面都產生了一種廣闊，均衡，和一致。更因在寬廣漫遊中，行動的自由，這種現象，更躍而進之了！

二 高等圖騰獵者的初期文化

高等圖騰獵者的文化，恰好相反。一起初，他們就有永久的住所——圓錐形的茅舍。有這種永久的住所，就應有一種非常豐盛的動物生活——尤其是野外獵物。所獵來的動物，當然是單個地自謀生活，不是集羣而居的，於是圖騰文化中，分類便成了他們的特點。他們將部落分成許